

高識傳

四十四



和書門			
一六八一九	二一六	五七	
號	函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〇	一五	一〇	
函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45)
函號	210 32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目錄

宋仁宗

孤寒

淺草文庫

三辱

爭葬其母

天上火

纏足

鯀

耶律楚材

宋少文

唐李晟

諸葛武侯秋梁公范文正公

鵬尾

蘓子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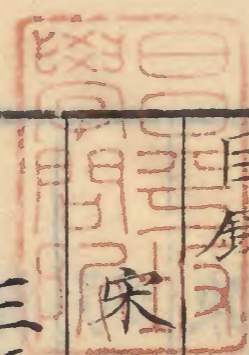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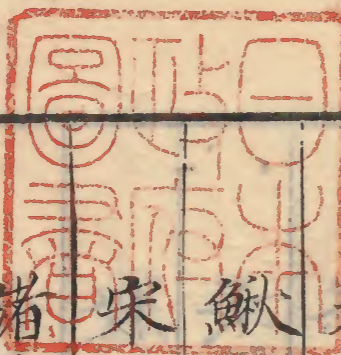
苦船

天竺以載代年

張寧妾

祿山遼陽番

馬識傳



奴兒哈赤

中秋翫月

虱

燐火

王肅家戒

魚不怖人

司馬公

桐

橙墩妾

多男考 王悼

美劍

劍墮地

秦皇隋煬武后

覆水不收

落吾手

唾手

獨木船

劉几地仙

陳氏老

巖侶

李德容後

梵村老人

琉球進玉脂燈

斃鼠

博智

王瓜價百金

陳友諒後裔

天下大法师之墓

女驕夫 平十六

水浸樹根如琉璃

順風耳

州橋夜市

冬至

季春賜生苑 景下悲

置鼓於樓上以警昏曉

嚴禁蒲博

明太祖

瘋人

作七

白血

孝子栗

相石

襄翁

朝鮮

日本

琉球

劉裕

秦滅六國趙最可悲

鄭成功殺愛姬

木楚狐州大炎

唐太宗年十六

武后多幸臣

則天革命

民戲

方素易

李漁買命錢

小四海

寵利

潔常自污出

禍莫禍於多心

不責人小過

才者德之奴

一念犯鬼神之禁

黃吻婢兒

偽忠

鄉原

漢高祖

亥情

錢

有道無仙

念珠

存本

逍遙樓

僧覺隱

納蘭綽赤

朱國禎

盛京城地

日本鯨魚

木魚

日本糟菜

棉花子油

脂麻油

陰陽石

異烟

西美

言放猶拾藩也

上頓

煎茗

飲水投錢行

安石量以濟其謀

何晏忠孝

羊祜盛德遺遠

賈充秦檜無子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

先逆氣類相慕尚

小臣妄言不罪

王莽禁複名

犯功忘罪

爭名利於朝市

報私恩者能盡公義

子刲股不如女割髮

如婦不欲夫富貴

三思丁智不信善人

漢唐威行夷狄

獨樂園

燒尾

陳堯佐捕鱈魚

蝗生九十九子

去官留犢

四事皆人所難

唐玄宗西幸

子於父母氣常相通

檜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

十二辰肖類

鴟尾尾獸

生人髮掛果齋

人怕老窮田怕秋旱

九月

朱兪殘

高論備

景夢得助成亥黨

憫忠寺

零丁

放生地

阿

母持布鼓過雷門

六龜八龜十龜

岐趙

那忌

兩君子

扒倉走鼠

石鍾聲

忠臣四人

錢陌

偶羊俗忌

帑錢

三邊紀畧

謝上蔡

楊椒山

黃陶菴

廷杖故事

馬載傳

高謫傳卷之四十四

宋仁宗

播磨加古川周之輯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
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以朕如唐明
皇有播遷之禍宰執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
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為
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 貴耳集

孤寒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本書生

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高主堯聖
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同

三辱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面目一辱也對公
卿面目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卿之心不知
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就萬死不受一辱

同

爭葬其母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
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
二子無爭朕為葬之衣冠家至今為美談

同

天上火

富家大室多是為富不仁為人撰一說以幾之有一多
錢翁每自誇侈後我世間飲食水陸畢陳飽飲醲鮮盡
矣思得天上美饌略供已箸可以延年益壽或者告
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精禱方可感格上天必能賜
汝美饌如此祈禱數年忽一日正啓醮間有三天神
自虛空而下奉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
之愚民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然後爇合取食但見
兩枚火燒而已愚民興悵許時祈禱却得二箇火燒
以此世間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尋常但

喫人火燒今次喫天火燒也

同

纏足

婦人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後漢燕良嫁女練裳布裙一作被竹筥木屐是不于古人事或言自唐陽太真起亦不見出處

脚氣集

鯀

海鯀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鮮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

日晴暖則有小海鯀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舢舨裝載藤絲縲為臂大者每三人守士其蓄抄分贅逆鬚鎗頭二三丈干其上遊流而往遇則並拳鎗中其身縱縲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縲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恐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拳家分膏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

海槎餘錄

耶律楚材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

疎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百
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
劉定公觀雒泐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
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危哉嗚呼幸哉
宋少文

東谷贅言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
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
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置之於
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卧游錄

唐李晟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溢其
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薛方山紀述

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

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
也豈唯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亦可也

同

鵝尾

宋制太廟及官殿皆四阿施鵝尾社門觀寺神祠亦如
之其宮內及京城諸門外州正衙門等並施鵝尾自
外不合

研北雜志

蘓子美

蘓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社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本為率公汲以為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共客祖擊秦始皇誤中副車邊梅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此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此下物加一本不為多也

同

苦船

今人不善乘船謂人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天寶以載代年

方洲雜言

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景融三人名後有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按天寶以載代年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通也

同

張寧妾

予妻羅氏河間人衣冠曾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魚鹽為業嘗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倉皇中復有一虎絕其後自必死向之左右拜稽顙哀懇久之虎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田舍田舍人見其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昇以歸病三月乃已酉陽雜俎豎子看湖東坡沙上抵首

之說信有之或言猫得鼠弗能遽死哂嚇作聲俟其
革骨脫髓方能食人之形神不先脫喪虎雖猛終不
能搏噬之彼有冥虎圈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同

祿山遼陽畱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
厚滿廳施大畱：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
一畱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
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畱也

奴兒哈赤

幽閑鼓吹

在昔阿骨打年号天會今亦牽附妄称天命此其志不

在小相埒而在新畧獨謂建地畱斜長而窄在我意
以制之馭之不足乎者正以今之首即猶昔之首而
今萬曆之中國非昔建大觀政和宣和之中國耳要
惟宋有建中大觀政和宣和隨有靖康為千古前車
之鑑焉 上下畧 剽奴殘撮

中秋散月

中秋散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
我皇登樓望月冷朝陽共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
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
月皆在中 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為什前

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遠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為中秋宴賞而作也然則散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風

曲洧旧聞

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嚮見一書云耳余忘其書之名

席上腐談

燐火

燐火俗謂之鬼火兵死及牛馬之血曰燐螢火亦曰燐

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舊有老僕素不信鬼也先人往無錫青陽匯收租夜見鬼火無數騰々而來眾驚走独老僕乘醉趨前撲之乃石楠葉之濕者予嘗夜坐水亭而初霽見草間有光遂起而捨之乃一濕蝦殼

同

王肅家誠

王肅家誠曰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称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

飲食紳言

魚不怖人

長安太一秋林木陰森水色湛然魚游水面不怖人
莫敢取者林間葉落鳥輒銜去遠棄之終年無一葉
能墮波上者韓退之詩曰魚蝦可俯撿神物安敢冠
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驚
蓋實載其事自唐以來已如此今人所傳非過論也
鷲音寇鳥子生哺者

風月堂詩話

司馬公

元豐之末盜賊蠭起閩司馬溫公入相衆皆盡散

桐

驃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莖取其莖淹漬緝織以為布

華陽國志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帛人績以為布

欽定授時通考

名白華布

橙墩妾

國朝橙墩棗邁好客一日設晏忽失金杯家人四覓有
愛妾蕪氏莊曰杯已收貯不須尋矣及客散褚公曰
杯寔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愛客任俠豈可因一杯
故令名流各懷不安乎公稱善

鮮人頤廣集

多男考

王琯

世傳文王百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字周以宗強似文王
止十子矣然伯邑考早卒武王克商之後封姬姓之

國四十人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則文王十七子耳其
 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乃詩人誇美之詞惟勝
 國晉藩慶成王自王妃夫人暨宮人室女所生子至
 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
 鎮國將軍可謂盛矣若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漢書
 云樂酒好肉所由然歟杜子微一作微有子一百四十
 人係服天門冬八十年所致史記索隱陳成子生男
 百餘人然有數十婦獨漢張倉亦有子百人不知操
 何術也或曰張倉壽一百八十歲至蕭梁鄱陽王恢
 生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女封主者三十八

周真州刺史李儂哲生男女六十九人綠江十餘田
 第宅相連僊哲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此
 雖合男女計之要不可謂不多已其他生子有六七
 十者餘人漢趙王彭祖子七十人晉永嘉之亂吐谷
 渾始度隴西止于枹罕有子六十人宋書左衛卒胡
 藩亦有子六十人其生子有四五十者唐棣王琰子
 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晉姚弋仲有子四十
 二人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妻子名文走為孟嘗
 君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外封王者三十
 三人趙宋侍中張耆家多姬媵淵懿直馬廐先以馬

合縱使觀之有所御無不成孕得子四十二人以此是
蕃衍無乃海淫其生子有二三十者宋徽宗子三十
八人唐玄宗孫延王玢子三十六人玄宗子亦三十
人馮盎子三十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有子
三十人並至通官列仙傳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
有子二十七人又劇京授九子九子王公；時已七
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馮行已每五更用湯
沃其下膝日出方罷生二十子要皆出自帝室王家
素封貴族而得之民間夫婦絕少所最異者本朝
康熙中江南某府吏鄭甲十八歲娶妻一年一胎子
皆雙生至三十六歲有子三十六人並存無恙郡守
異之給庫銀百兩申之司院賞賚有差車載堅瓠廣
集真前古所未有也

西青新集

弄劍

列子曰蘭子以技于宋君美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
空中立賜以金帛

郭子章劍記

劍墮地

南漢世家劉龔儼生于外舍嫡母怒拔劍欲殺之及見
劍忽墮地乃曰此非常兒也因養為己子身長七尺
手過膝後即帝位号大漢

同

秦皇隋煬武后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焉然皇
帝之号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創於始皇
淮汴之漕進士之科皆創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之
舉皆創於則天後世不能廢也

真珠船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
收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禹錫
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娶馬氏積
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

盆頭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余
覆水定不收

同

落吾手

老杜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樂天其愛水人終焉
落吾手

芥隱筆記

唾手

高祖隱太子建成傳云利兵鏖之唾手可決

云

獨木船

蠶地多楠有極大者剗以為舟

溪蠶叢談

剗几地仙

高謙傳

劉几字伯壽居嵩山下每登嵩頂迴則於峻極中院祀
歲月登頂凡七十四矣伯壽洛陽九老之一有二姬
名萱草芳草皆通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一草
以蘄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嵩人以
為地仙

古壘錄

陳氏老

會稽陳氏老年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耕桑之
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略使識字不令讀書為士
昏姻悉農家非其類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
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唯布襦屨取遠寒暑之

宜行之四五子孫皆化之所居五雲鄉地曰南溪

嚴侶

高節先生嚴侶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或勸以仕對
曰願為嚴陵賢子孫足矣善謝翱卒侶買地墓南
葬之築許劍亭盧摯為書之

同

李德裕後

漱石閒談載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為獠
俗數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為倭州同
知以事至崖召見其族狀共苗獠無異耳綴銀環索
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若勅尚在

峒溪織志

馮誠傳

楚村老人

明時楚村有范老人者無莊語偶貿易自太湖歸向人云見一人大蘿蔔鬚長尺餘蒂亦把拱兩人肩負徧走示人悔成疾其子日禱於天願釋父意一日鉏地忽見一人大蘿蔔鬚長尺餘蒂亦把拱兩人肩負徧走示人皆欽歎父疾旋愈

湖壩雜紀

子孝父誠有此無謂異事

琉球進玉脂燈

正德中琉球進玉脂燈上行幸必携之幸香山劉瑾竊以自照燈忽放花如人面眉目畢具瑾乃囑曰我成

大事封汝為光明大元帥花即凋萎作咤噫聲飛越

數尺濺瑾衣袍氣腥如血瑾以金如意碎之未幾謀

逆誅

八絃釋史

說鼠

鼠竊食常事耳或啣碎人衣壞損器物或故作聲以攬人之卧夫衣物与人何仇于鼠碎之壞之攬之何利于鼠然鼠必為之者蓋喜為人禍不喜為人福鼠性然也無能為福工能為禍鼠之技然也是小人之真情狀也而天生鼠實勝之君子見鼠可以知小人也矣知防鼠之法則知所以防小人之法夫使舜操火禹

重之或未能盡鼠類也然必有以殄之矣當觀古聖人誅除群小定用何法

博智

客好博持五金之物入博場欺其耦曰直十金汝以十金來則可博矣其耦從之一擲而此物歸其耦徒手歸語其妻曰今日我甚樂一出須臾而獲五金之利妻索金亡有也詰之曰我以五金之物而作十金注以博彼竟受欺豈非我獲五金之利乎蓋自以為智長者也

王瓜價百金

漢大官園種冬生韭蔥菜茹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事見漢書召信臣傳今都下早蔬即其法蓋明朝內監不惜厚直以供御庖嘗聞除夕市中有賣王瓜二枚者內官過問其價索百金許以五十金市者大笑故敵其一內官亟止之所餘一枚竟售五十金而去

陳友諒後裔

人海記

陳友諒後裔為沔陽柯城其部曲族王吳三家逋居興國大右瑞昌界中張士誠後裔為章邱李氏初敗時乳母携幼子而逃冒李姓

峒溪織志云明紀遺聞載陳友諒亡後陳理被擒

友諒尚有二子挈眷屬逃入楚中深洞自相婚配
將一姓別為二姓弟仍姓陳兄將陳字易作鄭字
名曰哥陳子孫繁衍或曰今梅花洞中種類即是
天下大法師之墓

建文帝葬處距景帝園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
墓按楊士聰玉堂薈苑駙馬都尉鞏永固請追益稱
皇帝上告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号惜當時
無據以以對者

女轎夫

明朝有女轎夫林鳳妻王氏等一百九十三戶查原籍

福建閩侯懷三縣人于洪武中撥送南京應當女戶
永樂間隨駕北都專供大駕婚禮選妃及親王各公
主婚配應用給與優免下帖令其男子在外供給免
其雜差天順間各戶消立告扯五城及宛平縣會同
會補嘉靖三十一年止存八戶入題會楚相妻王氏
一百餘名補足末羊楚相等陸續改撰錦衣校尉萬
歷中復行會補不許賣緣改撰宛署
雜記

水浸樹根如琉璃

古北口外有老樹根為沙水浸潤歲久發光以刀削去
薄皮肌理瑩徹大者合抱小如臂指皆透明如琉璃

水精夜置暗室中照見細字因呼為夜光木出水半
月後濕氣漸乾光亦漸滅成枯槁矣真物理之莫解
者以樹亦不知名

同

順風耳

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為管節々相續約長丈餘
如千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空中傳語自
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声息相聞此器亦
從古所未有殺虎時往々用之

人海記

州橋夜市

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爇肉乾

脯王樓前糝兒墊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鶩鴨雞兔肚
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曹家
從食至朱雀門旋前羊白腸鮓脯燻凍魚頭薑豉荆
子抹臙紅絲批切羊頭辣脚子姜辣蘿蔔夏月麻腐
雞皮麻飲細粉素簽沙糖水雪冷元子水晶皂兒生
淹水木瓜藥木瓜雞頭穰沙糖菜豆甘州冰雪涼水
葱枝膏廣芥瓜兒鹹菜杏片梅子薑蒿苳芥辣瓜
十兒細斜餠蝕兒香糖果子湖道糖葱枝越梅錐刀紫
蘓膏金絲黨梅香棖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
兔旋炙猪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餚煎夾子猪臙之

類直至龍津橋須臾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冬至

東京夢華錄

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
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閑
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季春賜生花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
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
十枚時人采之

開見近錄

置鼓於樓上以警昏曉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
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擊鼓
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擊鼓是則京都之制也
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以後金吾之職遂廢之矣

嚴禁蒲博

退朝錄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
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
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不防其微必為大患
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始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
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為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

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其同罪所以塞禍
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寢輕而法不足
以懲姦犯之者衆嘗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視以三者
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七八因詐到官有不
為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明太祖

燕翼貽謀錄

明太祖曰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進表啓函惟小石數枚
及賀正祗進玉帶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
城以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兩國入貢復以空帑
圈數十雜於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
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
唐耳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
為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
舟師水陸畢集豈漢唐之以我百萬之兵豪傑精銳
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陸渤
澥陸道遼隙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當
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淵雨自
新之路朕亦將容爾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罟及
爾身不可悔後又著於劄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
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姑待之

瘋人

殊域周咨錄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穢氣
 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湖盛夏
 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以為祖瘡
 弗之怪當墟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人下
 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為同年共之皆笑有
 為五藍号子者云垂下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最
 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蠟共瓊漿蓋謂此也是
 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
 皮內穎紅如苗是則賣瘋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
 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矣即去女復無疾自陽
 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
 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為大癩雖絲濕熱所生亦
 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
 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
 或為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
 有養瘋園歲久頽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
 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為主母使一人闡出則
 其患漸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澤也

廣東新語

作七

吾粵喪禮亡之七日一祭至七々而終或謂七者火之
數火主化故小兒生而七日一變逢七而祭所以合
變化之數也予謂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
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冥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
復之期以生者之精誠召死者之神爽七々四十九
日不復則不復矣四十九日者河圖之盡數々盡而
祭止生者亦無可如何也

同

白血

保昌有上必明者宋咸淳中進士也德祐丙子與東莞
熊將軍飛力拒元兵於梅潭戰敗被執死之白血飛

流無涓滴紅者其後文丞相遇害頸中湧白膏直噴
數尺忠臣之死每有奇異若此

同

孝子粟

揭陽有周孝者幼時問其母曰我當何名其母曰吾欲
名汝以孝々喜曰甚善吾能孝即無讀書亦可矣家
貧躬畊以養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歸復然歲大
旱鄉人念惟孝可以動天請於縣令禮致之孝至禱
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稱為孝子粟覺浪杖人云自
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魯而成當王祥卧冰時彼惟
知有母不知有身與夫天地造化也而天地造化卒

為之逆施以答其誠所謂其愚不可及吾於周孝亦

云

同

相石

文信國嘗於潮陽與元將李恒戰兵敗馬蹶不能起忽有巨石夷然墜於道旁追兵驚仆公得脫居人異之因名其石曰相石今有相石亭焉嗟夫天能脫公於潮陽之一日而不能脫公於燕市之三年天之所以死公者蓋將以為元也葛氏云公在小樓三年其意在趙氏之孤蓋宋絕於柴市之殺文山非絕於崖海之溺秀夫

同

蓑翁

蓑翁耕田面有樂色路上縉人顧問曰年老耕田逸乎勞乎翁曰公乘馬往逸乎勞乎縉人笑曰耕田勞也乘馬逸也雖婦人孺子皆能之翁曰知其一而忘其二可乎縉人曰是何謂也曰躬耕獲稻樂莫大焉任官不當恥莫大焉恥即勞也樂即逸也然則所謂勞者其在吾耶亦在公耶所謂逸者其在公耶亦在吾耶縉人喜曰吾問一而得二

蓑翁片言

朝鮮

日本歲侵借朝鮮穀萬斛朝鮮往索日本乃以釜山為

言朝鮮使曰我鴨綠江北有朝鮮地因三道江阻絕
久為大唐指所有汝能助我復此地則釜山亦可得
也日本以為然云其後朝鮮與對馬島倭復私款
三十六年肱卒益昭敬長子肆先死立次子瑋命行
人熊化往封泰昌元年遣參判李春元賀萬壽節天
啓三年肆子倅廢瑋自立奉昭敏妃金氏命靖封遣
議政李慶全貢方物五年命太監王敬政往封七年
我大清兵破義州入平壤倅走孤島旋反國崇禎六
年以助餉賜金綺十年我兵再破王京倅降又走江
華島報其世子更立王

西堂外國傳

日本

秀吉死子秀賴甫七歲娶巨首源家康孫女家康輔之
傳子秀忠稱新闕白三十七年對馬島酋玄蘓等稱
奉秀忠命假道朝鮮修貢四十三年秀忠以兵三十
萬攻秀賴秀賴敗死云四十五年對馬島主平義
成遣使以源秀忠書至朝鮮通好歸其俘口并求修
貢朝鮮以聞已後事闕未詳
又有吾妻鏡三十本紀本國事跡吾妻者島名也
琉球

萬曆三十七年薩摩州倭侵琉球擄其王四十年遣使

高謙傳

修貢王反國四十三年遣通事蔡蘆奏倭造舟五百
脊取雞籠山諭備之

同

劉裕

劉裕使張偉醜晉恭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
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蕭道成使嚴龍醜義康
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掩
殺之天道不遠吁可畏哉

看鑑偶評

秦滅六國趙最可悲

秦滅六國趙最可悲長平之役戰而死者四十五萬降
而坑者又四十萬即于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

殺始皇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鄲姬以

呂氏易嬴氏之宗而莫之覺以兩人從內亂之蓋趙

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

囚以死王剪六十萬人風驟雨至勢如破竹陸終熊

繹之祀忽諸即于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陳勝吳

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羽奮臂一呼四方響

應而非子之基絕矣此四人者從外取之蓋楚國之

憤氣所化也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同

鄭成功殺愛姬

閩人言鄭成功在海船一愛姬縫衣失針遍覓不得鄭

以目指之曰此非針乎姬笑曰真俗眼也鄭大怒即縛姬斬首投海中此賊殘忍至此因觀晉王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王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勉強盡觴至王敷所敷故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敷傲然不顧導勸之則曰彼自殺他家人何共我事其殘忍相類石崇廁中婢謂此客作賊有賊眼必有賊心何怪獨怪王愷未嘗作賊乃貴戚專殺幾無法矣典午之亡宜哉

同

木野狐 草大矣

昔人謂碁為木野狐碁為草大矣言賭碁則廢事嗜碁

則傷生也

同

唐太宗年十六

秦王年十六徐世勣年十七杜伏威年十六羅士信年十四皆少年之雄也

看鑑 偶評

武后多幸臣

武后多幸臣河內老尼亦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同

則天革命

則天革命二武求為太子唐室存亡繫在此時狄公一言反正寔有再造之功賢干甲兵遠矣至二張不過

美臣耳太后春秋高借以佐枕席之歡非有篡逆大志且太后疾篤俟其晏駕可以一紙逐之何必張皇六師耶乃輝諸武不誅以釀韋庶人禍五王舉事如此宜其及也不然平勃安劉何不舍產祿而誅辟陽侯乎

同

民戲

崇禎甲申民間好葉子戲番趙宋時山東羣盜姓名于牌而爛之至其法以百貫滅活為勝負有曰闖有曰猷曰大順後皆驗

二申 楚錄

方素易

宣德庚子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初有舖卒誣羊老惟一子今為虎所噬素易為文檄山神明且虎死道側後有告薊州民匿谷庶人貨財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按蘓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智矣

同

李漁買命錢

李笠翁平生嗜蟹以蟹為命每于蟹未出時即儲錢以待自呼其錢曰買命錢

晴川後蟹錄

小四海

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蝱蚱北紅羊東蝦魚西棗栗皆備也 同

寵利

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受享毋踰分外修為毋

減分中

菜根談

潔常自污出

糞虫至穢寔為蟬而飲露於秋風腐草無光化為螢而耀采於夏月固知潔常自污出明每從晦生也

禍莫福於多心

福莫福於少事禍莫於多心唯苦事者方知少事之為

福唯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

不責人小過

不責人小過不蕪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

亦可以遠害

才者德之奴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

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

一念犯鬼神之禁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

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

菜根談

黃吻婢兒

黃吻婢兒石虎指石勒子宏也烏雞始出巢者口黃未
褪目曰黃吻

偽忠

不仁而孝偽孝也不仁而忠偽忠也忠之至者於朝士
皆欲其忠必不境、露頭角以高已而卑物孝之至
孝者於父黨皆欲其善必不怪、然脩邊幅以居名
而移過

馮元成選集

鄉原

以鄉原竊相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者王莽也

漢高祖

璫壺 玉琰

漢高祖有鴻門之忍故有垓下之勝

真情

凡人情欲欺世而售其奸者每為善于人之所見為惡
於人之所不見受病於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于
人之所見矣

錢

錢無肉郭者謂之女錢肉錢形也好孔也肉郭為肉外
郭為孔

有道無仙

歐陽文忠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丘處機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此言足以破千古之疑

瑤壺玉液

念珠

鄭石邨御史名濂事母極孝進香三茅山以祈母壽拈香出殿從地拾得一串念珠一百零八粒遂喜曰吾母之壽或共此念珠之數同乎歸來用盒盛之供于佛前數月後視之被鼠殘其十七粒母九十一歲而終實符念珠之數云

金陵瑣事

存本

王尚書石岡秀才時有矮屋三間貴顯後移於園中不加粉飾題曰存本堂

道遥樓

太祖造道遥樓見人博奕者養禽鳥者遊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道遥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閔王廟是其地基

同

僧覺隱

元僧覺隱曰我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蘭葉勢飄舉花莢舒吐得喜之神竹枝縱橫錯出如矛刃

高謙傳

飾怒耳

恬致堂集

納蘭緯赤

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不從括里兵至拒括里於渡口賊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大至遂見執齋而殺之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朱國禎

盛京通志

寧遠人官指揮父歿居喪盡禮力營葬事治墳塋松楸鬱然皆手植也結廬墓側朝夕哭奠如初喪制終瘞羸而死妻劉氏女年守志撫孤成立一時孝節並稱

盛京城池

全

天聰五年建本明瀋陽衛城地遼金曰瀋州元為瀋陽路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修築週圍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內濶三丈深八尺週圍一十里三十步外濶三丈深八尺週圍一十一里有奇城門四我太祖龍飛興京天命三年取撫順遷界蕃城之至天命六年取遼陽於遼陽東城東京而宮殿建焉天命十年遷瀋陽天聰五年因舊城增拓其制內外甃石高三丈五尺濶一丈八尺女牆七尺五寸週圍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架口六百五十一敵樓八座角樓四座改舊門為八東之大東門

馮職傳

曰天祐西之大西門曰懷遠小西門曰外攘北之大北門曰福勝小北門曰地載地濶十四丈五尺週圍十里二百四步鐘樓一在福勝門內大街鼓樓一在地載門內大街遂創天壇太廟建宮殿置內閣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門尊文廟修學宮設閱武場而京闕之規模大備於是遂更名曰盛京順治元年遷都京師

日本鰻魚

鰻魚出日本者大如飯碗名馬蹄鰻產於遼東山東者如酒鍾大鮮者佳用鰻魚壳煮鰻魚加以好酒火上滾熟甜嫩另一美品其壳即石決明也

木魚

木魚出日本不知何魚肉形如松節削片以蒜瓣醬油醋其佳之味

日本糟菜

日本糟菜味美亦小菜中佳品也豆角王瓜茄子羅白各項俱有扁木桶封固質入我中國每桶質價一兩四五錢

棉花子油

棉花子油只可點燈耐炤不可食黑汚不淨南北俱有

高
識
值

脂麻油

脂麻油香甜可食將脂麻炒黑眼冷磨之如糖膏盆盛
用滾水傾入搗絞成醬葫蘆搗之油浮於上渣澄於
底每斗脂麻做油五升此油能寬腸潤肺熬膏藥必
用此油

偶
記

陰陽石

盛弘之荊州記云狼山縣有山獨立有二大石其門相
去丈許俗名其一為陽石一為陰石水旱為灾鞭陽
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表
異
錄

異烟

劉瑜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烟

西美

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美蓋宮中別道如求巷之類即
今所謂術者是也

言放猶拾潘也

張昭曰言声一放猶拾潘也過詞在前悔其何追

上頓

王悅每醉連日不醒自号上頓時人以大飲為上頓

煎茶

煎茶初滾曰雙眼漸大曰魚眼故俗以未滾曰育湯

馬
織
轉

飲水投錢行

表異錄

隸川黃子廉古之獨行人也飲馬輒投錢於水過矣人
生蔬食水飲常耳獨馬耶將不勝投矣夫人淫取於
萬物而不貪者水耳水亦畢灌萬物而不言謝穎流
湯之一錢矣選耶有貪泉也而投之可又曰水有主
以投其主無主是輸流委壑也吾傷夫有用之物而
滯於無用也

金罍子

安石量以濟其謀

謝安石晏游命駕而却符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溫
之兵安石之量以濟其謀者大也郭子儀免冒以見
而回紇推其大人羸騎以往而魚朝恩服其長者子
儀之誠以運其材者遠也君子曰不懼則虎亦畏焉
不疑則蜻亦游焉居己以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危
待物以信而後可以通天下之淵夫何之而尼也孰
夷狄小人之有

何晏忠孝

何晏母曹操納為小妻故晏幼處宮中七歲明慧若神
操奇愛之欲以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
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操知之即遣還出晏以家知
有何氏不知有曹氏故操不得而子終得遣還以國

則知有曹氏不復知有司馬氏故師昭不得而臣終當見殺晏忠孝人也忠不忘公孝不忘本矣世說載其潔白魏帝疑其傳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拂拭愈白知其非傳粉而魏略乃譏其粉白不去手以魏畧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亦猶梁冀之於李固冀怨李固使人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吁既曰誣何所不至也世嘗言晉世淳競之俗長自何晏予觀傳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按晏任選舉如此蓋用世材矣安在其淳競耶然非傳公之忠不能當司馬家時為此言也

羊祜盛德遺遠

羊祜杜預皆有事於岷山而預尤好為後世名嘗謂高岸為谷溪谷為陵故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岷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以為後世必有存其一者而今碑與預俱亡矣羊祜游憩風景悲傷卮酒之間豈不潑哀夫賢勝之湮滅哉而後世祠而碑之令聞令望遂與此山俱傳至今言岷首者必曰祜預不得割而有焉以此亡它祜以其德而預以其功盛德之所而遺遠矣

賈充奉檜無子

晉賈充宋奉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孕妻之腹已以姦臣妬人國亦以妬妻自滅其家天道哉

見齊東野語十一卷朱子語類亦云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各以一夫擅司命之權盜天地以鬻諸人斯欺人感世之大矣京房郭璞不良死而况其徒乎夫禍不自免何以福人

兇逆氣類相慕尚

王敦慕曹操至詠其樂府歌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桓溫慕王敦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兇逆以氣類相慕尚如此

小臣妄言不罪

宋太宗朝有雍上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幃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後宮止充役三百人疏遠小臣尚言之以疏遠小臣妄言官闈事天子

高論

不罪皆盛世事李昉何處有斯奏武事載趙清獻公
奏議

王莽禁複名

王莽楚複名故東漢以來因之多一字名者複名者予
僅見梁不疑成翊世孔季彦仲長統鄭玄子鄭益恩
孫鄭小同北海孫賓碩蘇子訓
行有記功忘罪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罪宜為君者也史記稱項羽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其亡也不亦宜
乎

爭名利於朝市

人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也不然爭利者於朝爭名
者必於山林矣

報私恩者能盡公義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為子必不孝其為
臣必不忠秦淮海先生曰人臣能報私恩然後能盡
公義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

子刳股不如女割髮

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刳股刈肝以為孝同
乎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為也不愛尺寸之膚

馬職

以養大也刳股刈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祇自為名耳曾是以為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

如婦不欲夫富貴

夫婦之道榮恥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願其夫之富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而可耳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已愛是不欲其夫之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情耶

三思丁謂不信善人

武三思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宋丁謂亦曰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綠飾欲為後代美談二人者恬已之為小人而盡疑古今天下之無君子

此二豎當烹

漢唐威行夷狄

西北夷至今謂中國曰漢東南夷謂中國曰唐漢唐威行夷狄雖異代如此

獨樂園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

之者咸以錢共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也夫公之廉潔乃行於園丁矣

燒尾

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至蘓懷始罷然燒尾莫解近閱太平廣記三秦記龍門山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人自後燒其尾化為龍矣則義取諸此名垂雅馴事殊褻猥姚宋諸公曾沿而不革何也

陳堯佐捕鱈魚

宋咸平中陳堯佐判潮州有鱈魚食人公命捕得鳴鼓於市僂之今按爾雅翼鱈魚南海有之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虎與鹿渡水鱈擊之皆中斫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捲取人家畜羊豕食之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狀土人伺其醉殺之然則公捕鱈於食人之後蓋亦乘其醉耳

蝗生九十九子

羽有蝗一生九十九子鱗有鱈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

何惡醜之蕃育也

去官留犢

留犢事徵千古三馬一是漢建安中時苗一是晉羊祜
兄子篇一是王遜元太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亦肯
留否則苗之心事蓋漏於是矣

四事皆人所難

隋盧景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它牛所觸致死牛主
陳謝求還價直景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闕常理此
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 李士謙奴嘗與鄰
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
士謙謂之曰鄉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
吏所拘也 東漢宋則子年十歲共蒼頭共習弩射
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而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
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 唐韓滉有幼子弟洎抱弄
之因失手墮地死滉戒約其妻必毋哭曰恐傷小郎
意 四事皆人所難然盧以物賤則義愈重李以人
疎則命自輕以輜所謂德毛易舉耳宋深體人情韓
篤會乎天倫故能損忿就平抑哀處冲此非養性定
而見理明疇然乎老牛舐犢乳雞搏狸豈人忘諸而
人異乎物者正以物稟一至而人包五常為能靈應

時出而不窮吁斯豈可共庸俗道也

唐玄宗西幸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將火炬以俟上駐驛曰何用以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欽容曰盜至若不得以當厚飲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後

唐廢帝子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石敬瑭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居守晉兵至剽后積薪將焚其宮室重美

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后以為然后及重美俱死予謂唐玄宗之不禁左藏重美之不禁宮室皆瀕國之危亡而有君人之心然重美非自作之孽而罹不可追之禍可哀矣玄宗貴為天子不能歲富於海內平居利日月之入以豐其私賄一旦有事而卒為大盜之積雖運之未衰福之未艾以有反正之日然亦不可不謂之倖也

子於父母氣常相通

唐張志寬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

言乃慰遣之。裴敬彛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廼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先儒謂子生於父母，一體而分，喘息呼吸，其氣常相通也。若母之指齧而兒痛，在心兒之口，啞而母汁于乳者，非以理耶？

東漢蔡順母有急客，順出求薪，母啜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剝宋朱脩之被圍城，陷脩之母在家，乳汁忽出，甚怪之。梁臧盾有孝性，當入直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病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推此而終天悼殞，明冥殊塗，然而隻雞卮酒，馨香達之，有赫斯臨，不俟頃者，感通之故，未可遂委之恍惚矣。惟其心誠於孝，而無以間之，謂其今人當偶富貴，輒高廣，紅黃喜微，干氣或接遇上人，得一顏色，則夢有朕兆，至或親有過，不遠千里之外，而澹兮寂然，若罔聞知，以此非其心誠于富貴，而或少殺於父母耶？所謂仕則慕君者耶。

檜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羣公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

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慘矧茲遺胤敢為民
害盡斫其田於民星吉胡人也秉正嫉惡且及其世
可謂義形於內矣宋史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
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與誠之各率兵
巷戰死亡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
乃赴一室以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着白戰袍者識
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
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
弟澤從父皆死以亦奸臣之後迺一門死忠死孝堂
復繫其世類乎攷史檜無子左妻兄王煥孽子為後

曰嬉其孫曰墳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
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嬖一妾有娠遂出者莆林氏
及長曰林一飛齊東楚語志之朱子亦謂興化一傳
聞云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共同
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婦未遂而死其黨又欲為
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
林死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
檜死為檜子嬉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老
學菴筆記亦謂客曹泳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
則事之始末頗亦着悉秦之子孫實為莆林氏其易

羸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乱人之國已亦自以姤
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罍子

十二辰肖類

鼠無膽牛無下齒虎短項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
胆羊無腫猴無脾雞無外腎狗無胃猪無筋各有子
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奇數之屬為名鼠前四爪後
五爪虎五爪龍五爪馬單蹄猴五爪狗五爪丑卯巳
未酉亥俱陰故取耦數之屬為名牛兩爪兔缺唇蛇
雙舌羊蹄分四爪雞四爪猪爪見場谷漫錄事物紺珠
鵠尾瓦獸

漢柏梁臺火越巫教取鵠魚尾置殿屋歇勝之後以瓦
為俗呼鵠吻其魚尾似鵠在海中激浪則降雨○瓦
獸屋上獸頭飛仙海馬

同

生人髮掛果樹

生人髮掛果樹飛鳥不食其允齋實

汝南園史

人怕老窮田怕秋旱

人怕老窮田怕秋旱又云飽水足穀

同

九月

一日至九日凡北風則來年米賤

同

朱虎殘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遠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糜糲妻子常俟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声曰虎為暴食我所恨無托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富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疆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為朱虎殘

浙江通志

葉夢得助成文黨

葉夢得字少蘊為京腹心文植黨與京籍元祐宰執司馬光等為黨人刻石于端礼門皆夢得助成之泐史毛注蕞其文上遂逐之

同

閔忠寺

閔忠寺者閔戰亡將卒以蜡封骸骨為無所知復借資冥以慰其死忠竟鬼也唐史称貞觀十八年太宗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十月帝還營州詔戰亡士卒遺骸集柳城帝自為文祭之臨哭盡哀抵幽州復作佛寺以資冥福賜名閔忠寺故志称閔忠閣也按云閔忠寺閣去天一握自貞觀至今九百八十七年寺非復舊万曆三十五年重修

零丁

帝京景物畧

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即今之尋人招子

放生地

更豈有此理

放生池始於唐太平公主

阿

晉宋人稱為阿者如何阿連之類或謂此語起於曹

操稱阿瞞不知漢武帝呼陳后曰阿嬌則出來久已

漢碑陰有阿平阿買等名

同

母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王尊竭東平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

曰母持布鼓過雷門按會稽雷門上有一大鼓圍二

丈八尺聲聞洛陽晉孫恩亂軍人所破有雙鶴飛出

後不鳴冀州有鼓山之上有石鼓時自鳴亦以顯

也

批言

六龜八龜十龜

周禮有六龜一曰天龜二曰地龜三曰東龜四曰西龜

五曰南龜六曰北龜史記有八龜一曰北斗龜二曰

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爾雅有十龜一

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棋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

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趙岐

同

極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今人多能行之其最難者如西
京趙岐避難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
人停車呼共載密問岐以實告遂共俱歸藏復
壁中數年後諸唐滅因赦乃出在壁作孟子章句
古人於獄中授經又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者手鈔
而讀者今有明窓淨几書坊印本而不讀者獨何心

哉

謝言長浩

鄒忌

鄒忌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君忌不
自信復問其妻曰徐君何能及君也且日客來又
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自以
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不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
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妻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
者欲有求於我也此乃忌既齊王受諫然則諫之直
可不受哉不然彼言日至矣

同

兩君子

觀察李公一代之大賢也常謂予曰某涉世多矣未嘗
見人有不是處後遇鐵岡先生亦一代之偉人也又
謂予曰某聞人多矣未嘗見人有是處蓋兩先生人

品學術俱臻絕頂議論雖相反而心則相同觀察嚴
以律躬寬以待物故不見人有不是處鐵岡置身干
仞俯視一切故不見人有是處絕之皆君子人也

扒倉老鼠

空明子文集

鼠之種類多端而未有若我松之奇特者天府稻梁原
有鼠耗之例並非有礙於正供者也近因防閑稍疎
倉廩裏外遍生是物官長收糧時未嘗無羨餘在內
及至出兌竟致虧空究其源委盡為倉鼠竊食其形
與人無異名為扒倉老鼠官長不得已于是多加耗
贈以防賠累萬民苦之噫是鼠也不獨為官長之害
而亦為萬民之害也

石鍾聲

石鍾在胡口邑城當彭蠡入江處眾流逆駛湍迴狀射
漢鄰氏水經載其水落風起微波激石有聲如鍾宋
蘓文忠贖舟詳審謂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風水吞
吐而作也

臆見彙考

忠臣四人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范文正公曰為之曰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
生以之至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
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
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
柰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為者稍涉於害
即止而不為自以為得計或有不宜為者有利存焉
則勇於必為由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真
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古槩集零編

錢陌

梁武帝時錢陌始有足陌之名唐宋以八十為陌漢

隱帝王章又越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雙壘譚

偶羊俗忌

北史李繪年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羊俗忌不許偶羊
之忌始見於此

紙錢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帛錢按帛錢始于
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為祠祭使祈禱或用帛錢類巫
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
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
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

于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已是
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
帑錢本朝錢鄧州按鄧州乃錢若水乃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
頌之浸淫既久上下通行幾若祭祀非此無以展敬
亦不溯所由來矣倘有通典故而效魯公先賢輩之
所為者則雖愚賤必羣起而非之以為狂悖而不可
列矣可慨也夫

三邊紀畧

秦地以延綏寧夏甘肅為三邊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
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共河套接攘東接山西偏
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餘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
邊牆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即唐受降城故地勞
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
而鎮兵駐綏德苦遙制非便乃移綏德重兵鎮榆林
遂為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
俗尚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為最

謝上蔡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
願執程子礼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
雪杳無烟晝無炭市飯不得温程子弗問謝處安焉

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楊椒山

椒山公以諫開馬市貶狄道典史至則買山一區建道
統祠群邑諸生講學其中又倣古井田教民農桑民
皆瞻足巡撫劉某聞其賢牒取赴鞏昌書院教兩府
諸生公病其不以禮徵辭之不得則復以書曰師道
尊嚴非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
行古道者迺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
僕隸然是以典史召也職敢不尊朝廷之猶命守典
史之官職而乃為出位之往乎云云後因奮敗一歲
四遷至員外郎又以諫誅嚴嵩廷杖至百有湖廣王
之誥遺公蚘蛇胆習服之可禦杖公曰自有胆却之
談笑受杖竟論死公嘗習同年友王繼津曰公才當
大展但當畜斂鋒銳勿徒唯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
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為忠之
大者然則公之自愛從可知已公初亦欲請告山居
涵養數年出而任事至一歲四遷則又自嘆天不成
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無可如何而世且詆公以愚
戇取禍此古來所以多亂臣賊子也其

黃陶菴

陶菴卓然以名教為己任舉崇正癸未進士及第後寄
弟書曰吾廷式傳臚時鼎甲先上殿人皆嘖々稱羨
吾以時嘆息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
人者今人必不肯為數千百年之□人而必求為三
年之一人可怪也蓋其自命如此虞山某宗伯嘗延
為子師其客程嘉燧出海棠小箋屬公和公詢唱者
為誰程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公曰忝居師席可
與小君唱和乎程曰以何傷余亦偕諸君和之矣公
正色曰先生春年碩德共主人為老友固可無嫌諸
君亦非下帷多此若淳耀則斷々不可以規
其所指矣

廷杖故事

亡明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午門外每入一
門々扇隨圍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襍執木棍林立司
禮監宣駕帖跪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
下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唱喝
闕棍則人持棍出闕于囚股上喝打則行杖々之三
喝令着寔打或伺上不測喝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
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
地聞者股栗几杖以布承囚四人鼻之杖畢舉布擲

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
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官之若言辨其顏色而
黠者則又視其足如箕張因猶可生靴尖一飲因
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為人二一
置磚其中一帝裏其外俱以衣履杖置磚者視之若
輕徐解而觀則磚亦裂杖帝裏者視之極重而帝如
故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用厚棉重毡正德逆瑾
用事則盡褫衣至于御史枷項祭酒枷頂侍郎尚書
枷項又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
未嘗不嘆二百七十餘年之事國為猶幸也而不知

者且以為收養士之報何也

隻塵譚

高謙傳卷之四十四終

高謙傳

高齋野史卷之四十一

禮部解送...

如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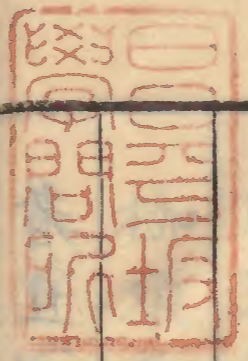
...

...

...

...

...



...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markings and paper texture.

